放腫科的陪伴者

潘幸子 花蓮慈院醫療志工

文／魏旨凌、黃秋惠

高眺優雅，溫柔婉約，無時無刻都笑容迎人的潘幸子，在花蓮慈濟醫院放射腫瘤科（放腫科）服務，從二〇〇一年至今，已經十八年。面對的多半是癌症患者，但潘幸子總會用溫暖的雙手和親切的笑容，膚慰每一個病人，成為患者心中最貼心的支柱。

成為癌友之一　與痛共處同理支持

來到放腫科的因緣，潘幸子談到放腫科的大家長——許文林副院長。「我是許副的第一個病人！」潘幸子笑著說。

一九八五年，潘幸子首次發現右邊乳房有硬塊，檢查後慶幸只是纖維瘤，手術割除後就沒有大礙。二〇〇一年七月桃芝颱風過後，花蓮縣光復鄉大興村整個被土石流掩埋，慈濟志工也動員前往清理、義診、助念、膚慰，因為現場氣氛哀戚，又漫著一股屍臭味，那幾天潘

自身治療癌症的心路過程和人生經驗，都讓潘幸子更能感受病友治療期間的心情。攝影／洪靜茹

幸子回到家後洗澡時摸到左邊乳房似乎有硬塊，但也沒空管。後來在北濱公園一場為花蓮民眾舉辦的聯合大義診活動，潘幸子負責動線引導，也順便做檢查，當時義診外科的陳華宗醫師要她務必再到醫院做更詳細的檢查。報告出爐，是腫瘤，有兩顆，其中一顆經病理切片確診為惡性。

此後，開始了潘幸子手術、電療的長期療程。切除腫瘤後，潘幸子就來到放腫科進行放射線治療，也在那時碰到了剛來到花蓮慈院服務的許文林副院長。

「當時許副有點開玩笑似的跟我說：「我醫好妳之後，妳要來這邊當癌關志工(癌症關懷小組志工)喔！」我說：『好。』就這樣答應他，做到現在了。」潘幸子謹記當初許副賦予她的任務，要以自身的經歷來鼓勵這裡的癌友，潘幸子笑說，那時的她，時時刻刻都記著自己是師姊的本分，就連做治療也穿著制服。

潘幸子說，「放腫科的護理人員啊，都常常指著我跟其他癌友說：『你看看，她也是病友呢，她像嗎？』」在放腫科這麼多年來，潘幸子對癌友的關懷始終如一，走過這條抗癌之路的她，很明白癌友們要的是同理心與支持。

回想當年放腫科一切簡陋，許副院長辛苦的打理上下，包含她在內的幾位志工和護理師們，都很用心的協助許副院

專長放射腫瘤科的許文林副院長（前排中）感謝有一群癌症關懷小組志工陪伴癌友，就像一個放腫科大家庭。前排：右二為潘幸子，左三為簡美月、左四為顏靜曦；後排右二為林鶴儀。圖／潘幸子提供

長，同甘共苦走了過來，為整個放腫科打造出溫馨的醫病關係，與許副院長之間的革命情感，溢於言表。

原本以為治療順利，一切都雨過天晴了，沒想到三年後的一次追蹤結果，潘幸子的腫瘤又再度復發。這次，她選擇整個切除，甚至主動要求醫師乾脆左右邊乳房都切除，以絕後患。但陳華宗醫師為難地說：「這邊什麼都沒有，我如果幫你切除，那就太沒有醫療道德了！」潘幸子不想讓陳醫師為難，只好作罷。

身體好像才拆除了未爆彈，誰知道那一年年底，潘幸子整個人很不舒服，很暈，站不穩，好像失去了平衡感，原來是腦部有一顆腫瘤，將近三公分，經過神經外科蘇泉發醫師以加馬刀治療後，腫瘤消失，沒有再復發，後續定期追蹤。

不過近幾年，潘幸子飽受腰椎疼痛之苦，雖然前後三次手術都很成功，但是術後又發作，醫師本想建議她再次開刀，幸子想著或許這是屬於她的「業障病」，年紀也大了，決定不再手術，就藉助中醫針灸和西醫的疼痛治療，讓自己好好和疼痛共處。幸子說：「很多病友比我更痛，習慣了。」

「我們都是這裡的病友！」在放腫科的志工櫃臺，常常看見情同姊妹的潘幸子、林鶴儀、劉玉秋三位師姊，因為都是乳癌病友，把三位緊緊牽引在一起，相互關心與陪伴，情感緊密。在林鶴儀和劉玉秋心中，潘幸子如今能開朗的大笑，是她用一滴一滴的淚水換來的體悟。

走入婚姻　人生的魔考開始

幸子十八歲時，從花蓮到臺北市成都路「貴婦之家」當學徒，這在當年是一家眾多明星常光顧的店鋪，衣服都是最流行最時髦又複雜的款式，幸子手巧又學得快，當學徒三年半後就成為裁縫師傅。小時候互相傾慕的青梅竹馬也在臺北，原本每月一封信的書信往來，突然間沒了消息，手上收到的最後幾封信只說著很忙、親戚家來了一個很不錯、讀二專的女孩……幸子本就因為過往的書信常被男生批改糾正而對學歷有點自卑，見不到面的人身邊又有其他女生，寄出了很多信卻突然很久沒收到回信，讓她整個人心神不定，根本無心留在臺北了。帶著受傷的心回到花蓮，幸子進入花蓮最大的「美美布店」當裁縫師，剛滿二十五歲時，火速嫁給友人介紹、才認識一個月的先生。即便當時家人與好友都不看好，她仍賭氣執意下嫁，父親因此大發雷霆，結婚當天，娘家甚至一個人也沒有到場。而幸子甚至在結婚日當天看到青梅竹馬的信，厚厚一疊信紙，原來他的忙只是在為前途苦讀，沒有其他女子……而姊姊和姊夫為了不讓她多想，正想將信丟進灶裡燒掉……

不被看好的婚姻，果然出了大狀況。夫家是大家庭，且與丈夫生了兩男一女，潘子卻沒有少奶奶的福氣。身為長媳不只要料理三餐、看公婆臉色，還要照顧年幼的小叔、小姑，後來終於有機會搬出去自住，卻因為丈夫的不負責任，讓

家裡曾經過著無米之炊的日子。

「他做電氣工程、建築、包政府標案等等，很會賺錢，但花心，又愛賭博，錢都輸光了，又欠了一屁股債。」家中常常有討債的上門騷擾，還有鄰居不時的耳語，讓幸子每天都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不僅如此，丈夫酒後還會出現言語和肢體的暴力，這些都令幸子感到痛苦不堪，但為了三個小孩，咬牙硬撐。不只扛起家中重擔，拚命做衣服，還兼差賣一些玉石藝品，想辦法多賺一點錢。

「因為這個婚姻是我自己選的。」而且在那個年代，女兒離婚是有辱家門的一件大事，幸子只能認分的堅持下去。還好，娘家並未完全放棄她，在山窮水盡的時候，母親總會送來一些東西或家用補貼，讓她又撐過一關，幸子覺得慚愧，又很溫暖；孩子們看著母親辛苦撐起一個家，學會懂事又貼心，念書也不讓媽媽操心。

承擔香積，也是潘幸子在志工生涯中常發揮的功能角色，但近年因為腰痛，有些很費力氣的工作只能盡量減少了。圖／潘幸子提供

斷不了的緣與業
逃離他國卻心繫孩子

這樣的婚姻生活撐過了十年，一九七九年，潘幸子終於提起勇氣離婚，以為從此能遠離丈夫的魔爪，但因所有的債務都是她背書，人家才肯借，所以討債者仍不斷上門騷擾，最後她只能把房子也賣了還債，租房子住，冬天下雨漏水，又濕又冷，屋裡沒辦法睡，看著孩子們和她一起吃苦，幸子忍著眼淚告訴小孩：「先忍忍，媽媽以後一定買一棟我們自己的房子給你們住。」

當時的她，帶著三個孩子，每天努力的工作，在當年裁縫師相當吃香的年代，終於攢了一筆小錢，加上還債剩下的和娘家的資助，硬是買了一間房子下來，母子四人終於「有瓦遮頭」，當時潘幸子就在一樓店面做衣服，兒子下課回來有時會幫忙做飯，屋裡即便什麼家具都還沒有，打地鋪睡了一年，也是甘之如飴。

原以為能過安穩的日子了，沒想到離婚的丈夫又回來打亂他們的生活。自忖是孩子的父親，直接入住家裡，旁人看來以為是夫婦和好，但內裡的苦只有潘

潘幸子獲花蓮縣政府志工服務表揚。

幸子自己知道。即使離婚了，前夫還是吃她的、用她的、住她的，甚至外頭欠錢，也說來找她要。

「我那時真的不知道怎麼辦，很想死。我從前的老闆娘移民美國開成衣工廠，看不過去，直接幫我辦了證件和機票，帶我到美國去，逃離這個家。」那年，兩個兒子已經離家讀大學，女兒還在讀國中，把女兒交給前夫，隻身到美國的她，幾乎被想小孩的心情摧毀，日日以淚洗面，覺得自己不是個好媽媽；另一頭，遠在日本的姑姑知道她的狀況，要求她到日本去，更幫她把機票錢還給老闆娘，讓她放心過去。

到了日本的潘幸子，在姑姑和姑丈的幫助下，找到工作，負責成衣品管，一做就是四年。這四年多的時間，她每隔三個月就回臺灣看小孩，也從中找到自己工作的成就與滿足感，後來因為有個機會，能與臺灣的專櫃設計師合作，負責專櫃服飾的剪裁與製作，潘幸子於是再度回到臺灣。

體悟因果業報　感謝逆增上緣

回到臺灣的她，看見女兒與父親相處和睦，前夫終於對她低頭，承諾把賺的錢都交給她，並保證不再重蹈覆轍，潘幸子心軟，再次重新接受他，雖然一起生活，互相扶持，但再也不信任婚姻。

然而好日子過不了多久，十年後，前夫又因為玩股票積欠龐大債務，不僅輸掉了辛苦打拚存的錢，甚至連潘幸子的私房錢也賠了進去，從此一蹶不振。如今，兩人雖仍住在同一個屋簷，但這個丈夫，還是幸子這一生的課程。

「我一直在想，可能是我欠他的，就是這句話，我一忍再忍。」潘幸子進入慈濟後，靜思精舍的師父們聽了她的故事，都給予安慰與鼓勵。「慈師父跟我說，債就要好好的還，不要讓人家生利息，生利息你就永遠還不完。」潘幸子謹記師父們的教誨，明白因果業報的道理，學著正面的態度去面對。

現在的幸子說：「我學會了感謝他，我的前夫，至少當年買了一輛大車，讓我可以載著師兄師姊去慈善訪視，也是因為他，我這輩子學會當一個獨立的女性，懺悔自己年輕時驕寵的個性……」

走進慈濟 一切都是好的因緣

踏入慈濟路，對潘幸子而言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意外。二十四歲從臺北學了一手功夫的幸子，一回花蓮就到最大的洋服店「美美布店」當裁縫師傅，和店裡其他的裁縫師年齡相仿，成了好朋友。當時老闆娘的母親常到靜思精舍走動，也在店裡跟這些女孩收功德款，邀請她們一起到精舍幫忙。從那時開始，潘幸子就和慈濟結下了一分不解之緣。

「我們以前好愛去精舍，都會借腳踏車，一路騎到精舍去。就算『落鍊』也是裝一裝繼續騎，都不會累。」潘幸子笑著說。她說，早期精舍非常克難簡樸，但她們覺得非常滿足，有時師父們會用番薯去熬刈菜和薑給她們喝，暖暖的，讓她們幾個覺得好窩心。

記得有一次「大師兄」慈師父指著精舍附近的一大片田說，這是要種花生的，這樣的農事是非常耗體力的，但因為師父（上人）也會親自下田做事，弟子們都不敢喊累。幸子說，那時候什麼都不

潘幸子在花蓮慈院放腫科櫃臺定點服務，轉眼也十八年了。攝影／洪靜茹

懂，就是喜歡湊熱鬧。慈師父見她們常來，就問：「妳們怎麼不皈依呢？」她還沒大沒小的回說：「為什麼要皈依？」現在想起來覺得非常不禮貌。

幸子從未婚時就開始繳功德款，從五塊，交到十塊，到後來愈來愈多，繳交功德款對潘幸子來說已經成為一個習慣，生活很清苦的那段日子也盡量不停止，只有到日本那四年曾中斷過一陣子，回到臺灣後她又開始繳款，延續這分做善事的心。

當年，潘幸子從日本回來後，有陣子過得穩定無憂，慈濟的師兄師姊告訴她，不要只顧著賺錢，也需要做一點回饋，所以雖然工作忙，有機會幫忙她還是去。「如果有師姊邀，我答應了就會去；就像我做裁縫一樣，如果跟客人約定好明天下午給，我就是熬夜也會趕出來。」在募款蓋醫院的義賣活動、在國福里第一次動土前的活動等等，幸子都抽時間去幫忙。

醫院示現苦相
盡微薄力量能幫就幫

一九八六年花蓮慈院啟業了，幸子也走入醫院服務。起初，她抱著好玩的心情來做志工。每天穿得漂亮整齊、踩著皮鞋，在醫院大廳走來走去，幫人量血壓、送病歷、也曾在地下室修補一些醫療用的棉花球，到後來則是愈投入愈有感受。已故的簡美月師姊、林瑛琚師兄夫妻，都是她在志工路上的好夥伴、亦師亦友。「美月跟我說：『要乖一點。』」跟著簡美月師姊嚴以律己的志工服務精神，幸子也用著同樣的態度在醫院做志工，以前是每六個月輪值同一定點，從大廳服務臺、門診、急診，再到較少人願意去的重症病房，幸子都乖乖的、認真的投入。

當了醫療志工讓她看到比她更苦的人生與無奈，原來社會上還有好多可憐無依的患者，甚至連打電話回家交代病情的錢也沒有，悲憫之情油然而生。「那時候我經濟有比較好一點，我就去買電話卡，看到有人需要但說不出口，我就會給他們一張。」盡自己微薄的力量，能幫就幫。

不過，一向優雅愛整潔的潘幸子，一開始接觸病人的時候，雖然表面上認真盡責，但她心中卻沒有真正接受。只要觸摸過患者，雙手一定要一洗再洗，確保沒被汙染；回到家也是立刻洗澡，衣物都要全部換洗過。後來，隨著時間愈久，她愈做愈順，看多了就想著，怎麼可憐的人這麼多？見苦知福，原來自己已經是最幸福的人了，逐漸放下心中的偏見，全心投入，也不再害怕觸摸病人了。

從醫療志工開始，潘幸子的服務方向慢慢延伸到環保站、靜思堂、關懷訪視，她全心付出，但總是不輕言答應受證成為慈濟委員。

「因為我覺得一旦受證，我就要全心全意以委員的工作為主，所以我就一直拖拖拖，拖了好久。」慈濟路，任重而道遠，潘幸子不敢輕言承諾。一直到孩

子們都成家立業後，她才想「不出來不行了！」正式受證成為慈濟委員時，已是一九九四年。

放腫科見苦知福　看淡生死無常

志工生涯之中，影響潘幸子最深、學習最多的地方，就是在放腫科。在這裡，她見到許多不忍之事，如同上人口中的「活地獄」，許多被病痛折磨的患者，傷口破裂、化膿，還要為了金錢煩惱，覺得自己就算生病，也是很幸福的。

「以前這裡的患者，從發病、住院、化療、到心蓮病房，一直到他們往生，我們都陪在她們身邊。」潘幸子回憶她剛來到放腫科時，遇見一位媽媽，一連生了三個女兒，為了想替夫家生個兒子，罹患乳癌後堅持不做化療，忍到孩子生出來，又要一邊照顧孩子、一邊接受化療，還要打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潘幸子看見她強忍著化療的不適，對各方面都親力親為，非常心疼。

「她真的很勇敢。四十幾歲而已，住院那段時間，她還會去關心和鼓勵其他患者，用她的經歷，去幫其他人打氣，我們都叫她班長！她往生之後，我真的難過得快要得憂鬱症了！」提起這位媽媽，潘幸子至今仍是滿滿的不捨。

另外，還有一位先生也是令潘幸子印象深刻，因為孩子年齡相近、價值觀也類似，跟他太太、他們一家人很聊得來，也會用自身經歷和經驗鼓勵他安心接受治療，大家成為了好朋友一般，但病情還是走向了末期。一次在心蓮病房聊天過後，幸子說：「我星期四當志工再來看你喔！」沒幾天後，一大早接到癌症關懷小組志工謝靜芝師姊的電話，要她趕快來心蓮病房，原來，這位先生堅守著和幸子的約定，最後彌留時還在等著。

「我進到病房，家人告訴他：『幸子師姊來了。』他馬上抬起手，我伸手握住他的手，感覺他把我的手抓得很緊，凝視我一眼，慢慢鬆開了手，後來就斷氣了。」潘幸子難過的說，從此她再也不跟病人約定了，擔心這分約定，成為一個牽絆。

在放腫科陪伴了無數病人和家屬走過生離死別，面對生死，她也慢慢看開了。她認為，哪個人不會病？不會死呢？以前剛來醫院時，自己也曾經害怕死亡，看久了也就釋懷了，這條路是早晚都要走的。潘幸子說：「生病了，我也曾經東怕西怕的，後來我就覺得心放開，不要亂想，抵抗力就會變好了。生病了就要看醫生，人家說吃藥會有副作用，我現在幾歲了還擔心什麼副作用？明天能夠活就是最好的機會啊！」

學會放下　善解人生

現在的潘幸子，面對疾病積極而正向。二〇〇五年腦部長腫瘤時，不敢讓孩子擔心的她，一個人低調的檢查、住院，醫師問起她怎麼沒有家人陪伴時，心酸的暗自垂淚。後來女兒知道後，立刻通知哥哥們，三個子女全部趕到醫院陪伴。

「那時躺在病床上，看見我的兒子、女兒在病床邊傷心，我心都揪起來了。

我告訴自己，我絕對不能有事。」從那次手術之後，潘幸子很認真地愛護身體，因為她知道她自己一出事，住在新竹的兩個兒子，無論多晚、多累，排除萬難也會馬上飛奔到母親身邊。

潘幸子與兒女們母子情深，孩子們陪著媽媽走過辛苦的歲月，心心念念著媽媽對他們的付出，凡事都不會讓媽媽操心，儘管有自己的家庭、有事業要顧，再忙也會回來探望媽媽。

「他們每個禮拜都會從新竹回來看我一次，你知道路很遠啊！」對於與孩子們的情分，潘幸子如此結語：「我很欣慰，也很珍惜。」

「我最感恩的，就是上人，創造了慈濟世界。如果沒有上人、沒有慈濟這一塊讓我去學習和付出，我可能到現在都走不出來。」

走進慈濟的潘幸子，從前凡事一絲不苟、執著又容易鑽牛角尖，如今學會放下，學會「善解」，總是記得上人說的「甘願做，歡喜受」；而在一次次與死神拔河的過程中，她也從中明白，人生在世，有機會就該去幫助別人；這一生，能走在慈濟菩薩道上，幫助別人，她心滿意足。

除了在醫院當志工，在社區的活動也總能見到潘幸子（前排左二）的身影。圖為花蓮區志工在七月吉祥月活動後合影。